寧波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

今日本報一大張　售國幣八元

第九五五期

發行人：姚逸[illegible]

永久社址：寧波[illegible]

《定報價目》[illegible]

《廣告價目》[illegible]

寧波警察總隊代辦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招考新生通告

本總隊日前代辦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招考新生事宜經將全部試卷彌封郵呈浙江省民政廳評閱在案茲奉卯文誠電開代考中警校新生計取孫千鈞萬春王仲麟黃泰偉江鵬飛等五名仰分別轉知於卯有（四月二十五日）前來總隊報到等因奉此除分別函知外合再登報通告所有此次未經錄取各生之報名證件一俟發還到隊即當另行通知具領

遺失聲明

茲遺失浙江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三十四年勤工第一二一二號符號一方除呈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遺失聲明

茲因醫士證遺失明州特字第五二七號[illegible]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史佩左律師代表象山下沈孫陸杏春女士緊要啓事

茲據上開當事人委稱：竊查先夫孫惠棠又名人念不幸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去世僅生一女所有遺產依照民國十八年民法[illegible]屋二間坐南朝北內酒間六間與前園基地糞坑一應在內又八畝小屋坐東首半座計屋四間中堂道地轎門公用出入又八畝路外小屋一間[illegible]田又山後塘貝涂田一畝蛳山後柏樹脚田八分小石宕田[illegible]田一畝五分八保廟路下田四分又八畝朱銀普芭下田五分[illegible]對分內承二畝又搖岩嘴涂田坐外一畝又八畝柏樹下[illegible]八畝糞坑一口又八畝門口晒場地二分又八畝長畠[illegible]領以致外界未明眞相發生其他糾紛爲特委請貴律師代表登報[illegible]

施元旭　周步珍　訂婚啓事

我倆承吳[illegible]元[illegible]介紹恭請姚[illegible]證婚[illegible]

浙江地方銀行寧海支行

[illegible]舉辦[illegible]利[illegible]優厚[illegible]　獎勵事業　另給優息　（備有詳章備索）

寧波印刷廠

擴展業務

適應戰時文化　廣接各界印件

增置新體銅模　兼爲同業鑄字

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廠址——寧海黃壇

營業所——寧海避司弄五號

——電話直達——

四十年來之中國元首制度（續）

項鵬飛

因交死了[illegible]必須[illegible]。凡幸而生爲帝王家之子孫，[illegible]不肖均得作皇帝，[illegible]君嗣位，[illegible]權臣[illegible]時，[illegible]加宦官外戚之流，[illegible]有竊弄政權之機會，太阿倒持，尤有成爲[illegible]名，[illegible]權者，此種現象爲中國歷史上之公例。

外戚擅權結果，常將異姓天下移轉爲已有，如王莽之移漢祚是。外戚篡竊，只是以其易遂，自人民看來，無謂痛癢，但寄生在宮庭裏熟識政情之宦官，則於心未甘，常乘機起來打擊之，大權旁落之皇帝，亦因外戚之肆無忌憚，而引爲身危，利害與共，一謀即合；故有聯合制裁外戚之舉。因是乃發生宦官與外戚之大衝突，衝突結果，不論勝利誰屬，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器」，即加速一姓統治勢力之動搖。宦官固有功至於公卿者，但話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自古而恥之，故以外戚身分而取天下者常有其事，而以刀鋸之餘的資格，而取天下者，歷史上尚無先例。

末明君主喪失統治勢力後，外戚宦官專擅於內，是爲內重，強藩諸侯跋扈於外，是爲外重，春秋戰國之世，即爲外重時期。史記周本紀稱：「平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併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其時周室在法理上雖仍不失爲天下之元首，而於事實上則政令已不出都門，故野心之徒，遂出而挾天子以號令諸侯，是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齊桓晉文均爲此中老手，彼等常以「尊王」之名，而行霸政之實。其後漢末曹操奉獻帝於許昌，亦做挾天子以號令諸侯之故技，天子既可以挾，制元首之制已名存實亡。

在內重外重或內外俱重之時，統治勢力已是搖搖欲[illegible]，如再加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則國無不亂。此時天下無主，群雄並[illegible]，以大併小，結果形成大[illegible]。在長期混戰中，強弱相持，[illegible]故如大集團相峙之局，例如楚漢之對峙，三國之鼎[illegible]，會經濟文化久經統一，此種多元主權並立之形式，終不能持久，且[illegible]恢復，混亂分裂到了極點，忽[illegible]轉而入於統一[illegible]爲極自然之事，[illegible]於宇宙萬物之[illegible]。

六、元首之資格問題　在分裂之時，只要擁兵數十萬，有地數[illegible]，便可南面稱王，但[illegible]天下復歸於一，[illegible]所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武力外，即無[illegible]謂「[illegible]命天子」，除[illegible]有絕對壓倒之武力外，[illegible]爲[illegible]天子者，才無需滿腹經綸，[illegible]亦不必「龍顏美鬚」，但擁有實力者亦未必均被認爲眞命天子，即尚須以「成敗論英雄」也。「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是爲中國史家之一貫看法。如新莽時代，惟因失敗過早，仍不免被稱爲「漢賊」。而同時漢宗室之劉玄，曾被長安，居長樂宮稱帝，惟因失敗之「更始」，[illegible]同爲漢家宗室之劉秀，則因維持實力較久，而被稱爲合理之承認，始稱正統。又如唐黃巢雖破長安，置百官，建立大齊帝號，但所遭遇之命運，卻與劉玄正同，史家不獨否認其元首之事實，且將其事蹟載諸新舊唐書之逆臣列傳之內，再者以後之趙匡胤，藉陳橋兵變之名，奪周室而代之，[illegible]自認陳橋之變，[illegible]黃袍加身，[illegible]非法，[illegible]是爲[illegible]篡，[illegible]亂臣賊子，[illegible]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疑案爲其疑案，惟史家以宋室擁有江山數百年，而公認爲「眞命天子」。劉玄與劉秀稱帝之事實並無根本不同，黃巢與趙匡胤同爲南面稱尊亦無異，一爲帝，一爲亂臣賊子，其間相去幾多，初視之惟史家之筆法似有偏頗之嫌，惟若以政治學上「合法主權」與「事實主權」之說論之，則以「成敗論英雄」爲褒貶之標準，亦有其合理之根據。劉玄與黃巢雖擁有強大之武力，稱尊一時，事實上亦能迫使人民不能不服從，但在法理上卻無有使人民可以服從之理由，故劉玄與黃巢僅爲事實主權者，而非爲合法主權者。反而劉秀與趙匡胤能保持其權力歷久不衰，久而久之，獲得人民之默認，終由事實主權者[illegible]，[illegible]完[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權相同。故[illegible]在私法上之[illegible]論之，前者之[illegible]，後者則反是。合法主權者之後，[illegible]力便[illegible]之方法，總是合法的，世世相續，直至統治能力喪失，致另有事實主權者之崛起，須[illegible]其固有之地位，取而代之，是爲主權主體之更[illegible]，亦即易姓天下角色之變更也。

三、清末的君主立憲運動

[illegible]清末變法以前，中國元首制度乃爲一貫的，[illegible]有表面上些微之變化，而不見其有何新花樣[illegible]。[illegible]制度經二千餘年來的發展，已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由內在的力量方面講，可說是永久不變，只有非常強烈的外來壓力，纔能將他搖撼。及至晚清，中國走上李鴻章所謂「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正與當時稱尊之政國主義時代狹路相逢，吾人逆溯以泳，幾致滅頂；於是自來即「靜」之中國歷史，不得不起劇烈之浪動。蓋自是之後，社會經濟急，[illegible]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如仍保持一貫之作風，以不變應萬變，則未有不亡國滅種，於是產生了君主立憲運動，皇帝制度才開始動搖。

鴉片戰爭，展開了中國受帝國主義分割之序幕，其後幕幕演出喪權失地之慘劇，有識之士，莫不以國族淪亡爲憂，其於保[illegible]會[illegible]說有曰：「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illegible]如康有爲即嘗大聲疾呼，促國人[illegible]，[illegible]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變，[illegible]有不能[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法[illegible]新，乃爲外侮直接反映之結果，但[illegible]新僅曇花一現，無補大局，然而[illegible]化之古老中國，尚有待 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徹底改造也。

[illegible]亡命海外，[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國[illegible]，[illegible]西太后於[illegible]之餘，乃允九年「籌備立憲」，[illegible]公佈「憲法大綱」，頒行該大綱之上諭有云：「在憲法未頒佈，議院未開以前，悉遵現行制度，靜候朝廷次第籌辦，如期施行。」所謂籌備次第，即以憲法[illegible]，[illegible]。此種延宕時間之舉措，與社會之熱烈呼聲，[illegible]要求立即實行「頒佈憲法」「召集國會」，[illegible]成兩個極端，在各走極端之下，時大勢，內[illegible]輿論，乃急速頒佈「[illegible]」，深得英憲精神之「十九信條」，但大局已去，該十九信條[illegible]。

[illegible]君主立憲運動，[illegible]下[illegible]人民，[illegible]民權思想，夜長夢多，終[illegible]帝王[illegible]，[illegible]未能根絕民權思想，[illegible]均處於專制統治之下。但民貴君輕，[illegible]及明末黃宗羲揭櫫「天下爲天下之天下」（見原君）皆是。迨歐風東漸，美雨西來，潛伏之民主思想，乃放出燦爛之花朵。辛亥起義，血鐘四鳴，民族革命固得成功，[illegible]清[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帝制[illegible]，[illegible]一紙[illegible]結束，[illegible]新紀元也。

四、民國初年的帝制運動

[illegible]辛亥革命解決了國體問題，[illegible]民主共和國，[illegible]容易，建國[illegible]困難，中國自此[illegible]張[illegible]復辟，[illegible]迭來，一[illegible]於袁氏之稱帝，[illegible]示搖擺，致使官僚，[illegible]中間帝國主義者復乘機煽動，[illegible]指地軍閥，割據地方，分裂國命，在這段膿血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沒有建立過一種差堪人意的元首制度，可以爲全中國統一的象徵；雖然此時中國也有國會法、總統、和議會，但對於[illegible]的附[illegible]名義上非一紙憲法所能制裁，[illegible]「猪仔議員」「賄選總統」，和「曹錕憲法」，更污辱了中華民國人民的人格。

在舊制破壞後，新制未建立青黃不接的一段時期中，有袁氏稱帝和張勳復辟運動的發生，他們的企圖，顯然是要把中國歷史向後拉，負隅死的皇帝制度作最後的掙扎，於此不妨將二人恢復帝制的運動加以論述：

民國元年二月十三日　國父爲國家統一起見，辭去臨時大總統，並薦袁世凱以自代，袁氏野心勃勃，登台後，即解散國會，頒佈新約法，而成爲大權獨攬的獨裁元首。[illegible]斯鳩[illegible]言：「享有權力者無不濫用其權力」，袁氏既有意帝制，於是一般奉承意旨，攀龍附勢之官僚政客，即創君主立憲之說，以爲稱帝之張本。至民國四年十二月曾宣佈「清帝退位之日，爲帝制之終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之袁世凱，終於利用洋顧問美人古德諾之一篇「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而實行洪憲帝制。不料承認帝制之令方頒，而南方護國軍反對之電即至，繼而各省紛起響應，袁氏遂憤死於新華宮。

袁世凱死，黎元洪繼成大總統，不久因對德宣戰問題，引起府院之激烈衝突，黎氏下令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各省紛紛宣佈脫離中央關係，黎乃召皖督軍張勳入京，擬假外援以自保，不圖張與康有爲等熱衷清帝復辟，乘機擁清帝復辟，乃有二次推翻國體之奇變，但爲時僅十餘日，即因段祺瑞馬廠誓師，還[illegible]猴子戲便告收場。

袁世凱是專制政府裏面培植出來的人物，從無民主政治之涵養，弁髦約法，蔑視民意，自無足怪。康有爲更爲保皇黨之首領，其一貫之主張，是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故彼等先後背叛民國，重建帝制，乃爲歷史進展上不可避免之迴波。但迴光反照，畢竟祇有一二次，蓋業已傾圮之專制魔王，有如墮入溷廁之偶像，縱再扶上神壇，善男信女亦不至再供以香火之膜拜。

五、國民政府時代的元首制度

自民國十五年，國民黨改組後，[illegible]十一新[illegible]，[illegible]北伐[illegible]，[illegible]年七月[illegible]，[illegible]北伐[illegible]成長江[illegible]，[illegible]國北[illegible]，[illegible]統[illegible]業，定[illegible]南京，[illegible]統一[illegible]。

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國府即爲惟一之中央政府，但國民政府，但國民政府由黨產生之組織，[illegible]直接[illegible]。故研究國民政府時代之元首，須[illegible]國民政府之組織，[illegible]其成立迄今，[illegible]督治」，故[illegible]之[illegible]經多次更易，元首之地位與權力亦隨而大有變遷，茲分期論之：

（甲）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國父逝世，國民政府誕生於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於廣州，[illegible]政府[illegible]，[illegible]國民政府以委員制，[illegible]五人爲常務委員，若干人組成，其中一人爲主席，[illegible]處理政務，以委員會議[illegible]組織法[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由是[illegible]求，[illegible]改變。在北伐時期[illegible]一貫精神，蓋是制乃最適合此時[illegible]。

（乙）民國十七年十月八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北伐完成，軍政時期告一段落，訓政時期之政治制度，是試行五權之治，故十七年之訓政時期，國府組織法便[illegible]，[illegible]五院制，[illegible]是試行，在國父五權制度之中，[illegible]第一個[illegible]，該法所規定之國務由「國民政府」[illegible]，[illegible]主席兼[illegible]」，[illegible]。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illegible]五權[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國民政府總綱，[illegible]院院長，[illegible]各院[illegible]，故五院對於各該權亦未能獨立行使。十會議主席，[illegible]延闓逝世，組織法修改，[illegible]，[illegible]行政院長，[illegible]九年冬[illegible]，[illegible]主席之權力則稍減，[illegible]院長兼任[illegible]國二十年六月餘十五日中華民國加強[illegible]。

訓政時期約法於廿年六月一日公布後，四[illegible]五民政府組織法

[illegible]中全會[illegible]依據約法，並行修正國府組織法，在主要[illegible]是提高主席之地位，而漸放棄國府[illegible]，[illegible]五院院長由中央執行委員會[illegible]選任，今則均由主席提請任免，[illegible]任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上會議[illegible]，[illegible]修正[illegible]之組織法，而實權[illegible]。[illegible]蔣主席已統成爲全國之領袖，故近[illegible]國府之組織，蓋是時[illegible]亦順應此事實而趨向實權。【未完】

美新總統杜魯門首次對國會演說

宣布不變動美海陸軍高級將領　重申不投降政策致力戰後和平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訊：華盛頓十六日電，今日下午新總統杜魯門，首次對國會及全國演說。當其步入演說台之際，議員皆熱烈歡迎，而在其演說之際，亦時爲歡呼聲所中止者達十餘次，此一出身爲米蘇里州之鄉村小孩，一旦榮任爲全國之元首，而重申美國不投降之政策，宣布美國海陸軍之高級司令絕不變動以保證建立世界安全機構時，議廳之歡呼如雷，演說後國會各政黨及政治團體之分子，一律讚揚其演說。總統一日間之工作，早已開始，渠於今日下午一時廿分出席參衆兩院之聯席會議前，已於早晨八時十五分鐘前，到白宮接見斯退丁紐斯及艾登二人。總統於下午十二時卅分，到達國會。偕行者有杜魯門夫人及其至友麥克金，與渠任副總統時代之執行祕書康納里。而參衆議員衆議員最高法院之法官外交團體，其內閣閣員則皆先在國會時候。總統於上午十二時零二分，步入議廳。步伐堅強，當渠在步上主席台之途中，會少停與兩位坐於轉動椅上之議員握手。當渠步近議臺時，一致歡呼，以表示對渠之歡迎。演說歷時廿分，詞調簡明堅定，在十餘細小之例子上，會脫離擬就之原稿，插入數語，如「余甚感惶悚」向美人民要求「助余擁護羅斯福總統所宣佈之觀念」。演說後返回白宮，在其辦公室內，獨自進餐，今日總統簽署渠就職以來之首次行政法令，其一爲准許參加武裝軍隊之文職人員，另一則爲國務院官員與在外國工作者留任。總統定今日上午五時廿分（格林威斯時間）對全國武裝軍隊廣播。

【中央十七日華盛頓專電】美國國會，本日對於杜魯門總統之演說，似獲極佳之印象。彼於廿分鐘之演說時，曾獲得極熱烈之歡呼。在場者並有內閣閣員及各國外交代表等，魏道明大使，艾登外相，與哈里法克斯大使均在場，杜氏以清晰之聲音，緩緩宣讀其先前準備之演辭原稿。態度極爲沉靜，予人以極深刻之印象。其聲音較之羅斯福總統單調，然聽衆均一致認爲其聲音已將傳遍世界。彼宣讀演辭時，無一錯誤之處。中途一再因聽衆之掌聲而中輟。杜魯門就職後，在外交上之第一項成就，乃勸史達林派莫洛托夫參加舊金山會議。一般均認爲此點甚重要。觀察家深信杜魯門雖未經過試驗，亦可能對外交上顯露頭角。歐戰預料當可於短期間結束，此間觀察家宣稱杜魯門之責任，可因此大見減輕。渠於就任之第三日，即與艾登及哈里法克斯會商，並傳彼將在舊金山會議之前與莫洛托夫會晤。又傳杜魯門將在歐戰結束及舊金山會議之後，與史達林及邱吉爾會晤。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十七日電，美新總統杜魯門，本日於參衆兩院聯席會議發表之首次演詞，博得兩院共和黨及民主議員熱烈之讚許。渠等與蘇駐美大使葛羅米柯同稱之爲「極佳之演說」。衆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白倫姆稱：杜魯門總統已遵羅斯福總統之遺志，渠必遵循羅斯福之遺規，以達到勝利及戰後之和平。參議員麥克金，認爲渠已發表完善之演說，該演說係頭腦冷靜而富有力者。衆院議長雷朋稱：杜氏發表充滿希望之演說，並予美人保證美將繼續不懈，努力進行戰爭，更其偉大之結束戰爭，以恢復世界之秩序。參院多數黨領袖丁路及國會共和黨代表，將繼續予以全力援助，以應戰爭勝利及和平。吾人並擬助彼保護美人之生活方式。參院外交委員會康納利論稱：該大演說，極爲雄健有力，以保證實現羅斯福總統之政策。余對其爲舊金山會議及有組織之中之和平及安全組織之有力擊明尤爲興奮。議員巴克謂：總統發表極佳之演說，重予吾人以充分保證。參議員番治稱：該演說係一最感人者，不僅予美國以保障，並予所有之聯合國保證。衆院多數黨領袖麥考馬克稱：總統之演說，係此時際之一大貢獻。渠向盟國及吾敵人宣稱：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並無條件投降之政策，均將遵循羅斯福之政策，參議員塔虎脫稱：總統之演說爲美國理想坦白直接之演說，渠重申法律及正義爲國際組織之基礎之必要一節。

杜魯門演說全文

將以全部精力爭取人類自由　惟不忘懷犧牲始能獲得正義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六日電：杜魯門總統於本日午後一時，向美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致詞，全文如下：

議長先生主席及議員諸君，鄙人今以沉重之心情，與美國國土中余之友人及同僚諸君相晤於此。昨日吾人甫安葬我敬愛之故羅斯福總統之遺體，値茲時際，言辭均欠適當。吾人卓越之敬意，乃愛敬之肅穆。然値茲世界事件迅速進展之決定時刻，吾人之肅穆，可能被人誤解，並可能爲敵人引以爲憾。萬能之主，幸秉其無窮之智慧，已作其決定。自吾人中攜走一熱愛人類，並爲人類所熱愛之偉人，無人可能填補，因彼崇高生靈之去而留下之極大空虛，任何言辭均不能撫慰。每一種族每一種信仰，及每一彩色，成千百萬廣大人民之創痛心靈，世界知其已失去一爲正義及自由而戰之英勇鬥士，可悲之命運，已投擲吾人以沉重之責任。吾人必須勇敢前赴我已逝之領袖，從不後顧。眺望前程，並向前邁進。彼所希冀吾人所爲者，即此。吾人爲我所懷抱之理想及羅斯福總統畢生致力以求之理想，已流灑無比鮮血。是以吾人不敢於爭取勝利之艱鉅門爭中有一刻之停息。今日全世界均期待美國在適存和平及進步方面之開明領導。但此領導需要眼光勇敢及堅忍，此唯藉對最崇高理想，濫往最深虔誠之團結國家始可達致以深厚之謙卑心理，願請美國全國人民予余協助，使我全國團結，保衛羅斯福總統前以卓越之言辭所闡明之各種理想。余亦願告我美國同胞及全世界愛好和平及自由之人士，余將以余全部精力及整個心靈，支持并保衛上述理想。此乃余之責任，余將不躲避此一責任，由是將不產生誤解，德日兩國，均將確知美國必將繼續爲自由而戰，直至敵人毫無抵抗痕跡而後已。吾人均深悉極艱辛大戰仍陳於吾人之前。美國既須付出如許代價，以確保發一個勝利。故永將不爲擬定任何局部和平計劃之一份子。僅謀暫時之休息，必將危及全世界之未來安全。過去吾人所要求者，乃敵人之無條件投降，今日仍然如此。吾人不與破壞和平者往來商洽，建立和平之條件，此乃一極沉重之責任，而大部份須賴保衛和平者之努力，吾人瞭解人類議言，吾人不欲目前不必要或不應有之受膝，但上帝與人勺見律，現已被破壞，有罪者必勿使其不受懲戒，任何事不能動搖吾人膺懲被毋罪犯之決心，卻使吾人必須追緝彼等至天涯地角亦將不惜，吾人倘允許危險成性之敵人，在此縮小中之世界之任何山地（不論其如何遁逃）不受損害，而計劃將來之戰爭，則永久和平，即不能獲致。欲於地理屏藩之後，謀求安全，誠不可能。眞正之安全，唯有求諸法律與正義。吾人在美國，曾與民國艱苦工作中，完成符合吾人偉大傳統之社會秩序。吾人此一代，邁向眞正民主生活方式之工作時，已獲得偉大之進展。余茲欲向眼光遠大之美國人民保證，吾人在促進全國人類幸福之努力中，將永無鬆懈。在未來之艱苦時日中，吾人無疑將表決應付艱巨異常之問題。吾人心中共有祖先之信念，對於將來決無慌惴、吾人於毀場上時，遭遇惶在之敵人，終於進勝，將在樣內之吾美國同胞，亦將同樣剛毅。吾人永不中止保護有支持吾美生活方式之門爭。吾人正祈禱一迅速之勝利，和平降臨之一日，皆將加可怖之死傷數目，解放歐陸今天從事了結希特勒稱霸世界之可怖威脅。東京現正震慄於吾人炸彈之下，聯合國之偉大戰略早經決定。此種決定，應歸功於方與吾永別之統帥者甚多。吾人現在李梅將軍，馬歇爾將軍、金氏將軍、安諾德將軍、艾森豪威爾將軍、麥克阿瑟將軍賢明指導之下，繼續實行此項戰略。吾人所担任之一部分，余願全世界咸知此種指導，均須且將維持不變，并不妨礙吾人對吾國服務之英勇男女所負之債務，永不能清償。彼等已獲得吾人永矢不忘之感激之忱，美國將永不忘懷其犧牲。因有其犧牲，普世正義自由之黎明光輝、始得出現於地平線上。吾遠祖來此荒雜之海岸，乃爲尋求宗教上之自由，政治上之自由，及經濟社會自由，彼等爲此基本權利，不惜冒生命之危險。吾人深知此種權利，惟有藉常常之警覺及自由之永久代價，方能保持。余宣誓就職後一小時內，即宣佈舊金山會議，將繼續進行。吾人將以應付及解決戰爭問題同樣之勇氣，以應付和平問題。爲紀念最大之犧牲者，爲紀念吾人已逝世之總統，吾人不能失敗。渴望和平倘嫌不足，吾人必須工作，在必要時且必須鬥爭，以求和平。創造一健全國際機構之任務，乃繁重而艱辛者。但無此種將無法保障公平解決國際紛爭及機構之必須獲得。如無此種機構，整個世界將成爲一武裝之陣營。世界勢必演成殊死之鬥爭，而無眞正和平之希望。（未完待續）

杜魯門總統宣布樂與蔣史邱會晤

【中央十七日華盛頓加急專電】杜魯門總統今晨宣稱：彼樂於與蔣主席、史達林元帥、邱吉爾首相及其他盟邦領袖晤面，惟對此事尚未有所計劃。

新桎梏　由力量粉碎

在此時際，美國與其英勇之盟邦，正爲捍衛自由而再度償付慘重之代價，吾人正以特有之精力，協助所有國家之解放，奴隸之桎梏，逐漸爲自由之力量所粉碎。

租借法將繼續執行　至德日投降始止

杜魯門總統發表演說稱

【路透十七日華盛頓電】杜魯門總統，于本日發表演說稱：租借法將繼續執行，至德國及日本無條件投降或至完全敗北之日始止。歐洲英、法、荷、比、及其他盟軍，已獲一部借租大炮及其他軍火之供應，刻正與美軍并肩作戰，以攻克德國之心臟區。談國方面，英、美、波、巴西及其他盟國，海陸空軍正共同努力，以加速勝利之來臨。東線蘇軍，藉租借供應品之助，正在攻擊切斷德軍脊幹。遠東方面：中、英、澳、紐、荷及其他盟軍巴與吾人共同進展，刻正叩東京之門戶。租借法乃協助保證并完成盟國勝利，使美軍及盟軍犧牲最少人員之有效工具。租借法乃故羅斯福總統之勇敢之想像力，及有效政治才能之光輝紀念，爲美國最近通過之法案，將租借法延長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卅日爲止。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及兩院中多數議員，均會親見法案之簽字。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六日電：英外相艾登，與美總統杜魯門會商後，與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及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辭出白宮時語新聞記者稱：余遵邱吉爾首相命，向諸君表達吾人對現今貴我兩國在各方面之密切關係，深感欣慰。并稱：倖能獲謁總統，并蒙總統於國會發表第一次演說之重要時日中，撥冗接見，殊覺榮幸。

黃杰奉令返渝述職

【重慶十六日電】遠征軍某集團軍總司令黃杰，奉命由滇西前線返渝述職，昨飛抵此。

美機轟炸九州區域　毀敵「敢死隊」基地

琉球羣島美軍登陸湯尾島

【合衆十七日關島電】馬里亞納基地超級堡壘，本日轟炸九州南部之鹿屋（東鹿屋）出國分等機場，及西北部之大刀洗機場，以毀滅襲擊大琉球島美軍之日本飛機基地。據東京廣播：參與是役之超級堡壘共五架，轟炸約一小時半。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東京十七日廣播：馬里亞納基地重轟炸機，今日十二時後來襲達一小時半，「敵」超級堡壘本日之目標爲九州區域各地之機場。

【路透十七日關島電】超級空中堡壘六架，今日轟炸九州，重創該處機場，因此琉球島附近盟軍之「敢死」敵機，均以該處爲基地也。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東京十七日廣播：美航艦飛機約百架，及超級空中堡壘數架，十六日下午襲九州南部鹿兒島及宮崎縣南部，會加轟炸及掃射，小泉半島亦於同日下午遭「敵」機三十餘架之空襲，「敵」雖集中攻擊「吾」機場，但「吾」方損失甚微，「敵」對九州區小泉半島之侵襲，乃此次利用大琉球羣島中之機場起飛者。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關島十七日電：尼米茲元帥今日宣佈：美軍已在大琉球島西部之湯尾小島登陸，並迅速向內部推進，佔領飛機場一處，日軍抵抗薄弱。大琉球島方面，迄十六日止，五日內日軍陣亡九千一百零八人，美機及飛機擊毀日機五百六十八架。

【合衆十六日華盛頓電】美陸軍部宣佈：本月超級空中堡壘三百架至四百架襲東京，未返防者十一架。返航之飛行員稱：東京市內經燃燒彈轟炸後，一百英里外可見一片火光。某飛行員於一百三十七英里外見市內某處爆炸時，有如閃電之發作。

我進攻陝縣樊城

自忠城內敵全部肅清　湘贛前綫敵我互有進展

【中央十七日渝電】軍委會發表十七日第二次戰訊：鄂北方面：我軍掃蕩自忠縣城內殘存零星之敵，至十七日晨，已全部肅清，我軍復向樊城攻擊，敵抵抗頑強，現激戰正殷。十七日我空軍第十一大隊，冒惡劣天氣，偵炸西峽江，內鄉，浙川一帶，在內鄉附近擲炸敵軍需品堆積約數處，於浙川西北地區轟斃敵輜重部隊百餘。我第五大隊廣泛出擊湘省，對洞庭湖等處敵寇軍需配給交通運輸，予以重大損傷。

【中央十七日渝電】軍委會十七日發表戰訊：鄂北方面：我軍攻殲據守老河口東北附近馬頭山，雷公殿，陳家營頑抗之敵，於十六日一日中擊斃敵三百餘，殘敵仍頑強，我繼續猛攻中，老河口城內天主堂因敵抵抗已漸微弱，不難全部消滅。我軍攻克自忠縣部隊，掃蕩城內殘餘零星之敵，西南東三面已告肅清，現僅北面一地尚在繼續掃蕩中。我軍由南漳攻迫武安堰部隊，於十五日晚攻克該據點，繼續向南攻擊前進，已進展廿英里。豫南方面：我軍突入西峽口附近部隊，與敵搏戰後，於十六日晨攻克二高地，此後西峽口敵以戰車掩護，向我反撲，但未得逞。我軍攻迫浙川城東南西門部隊，進行向城垣猛攻，敵抵抗頑強，現正激戰中。浙川西北地區我軍，於十六日擊退敵之四度反撲後，向東進展三里。李官橋殘敵在我繼續掃蕩中。平漢路南段西側我留置敵後各部隊，於展開攻勢後，已先後攻入寮水（遂平西九十里）鎮和關（舞陽西南八十里）等據點，擊斃敵四百餘，現繼續擴大行動，向敵後各據點及交通綫廣泛突擊中。豫西方面我軍，向陝縣攻擊前進部隊，十七日續獲進展，已迫近陝縣郊區，續行向敵猛施攻擊中。湘西方面：寶慶以北戰門，十六日續在資水沿岸進行。寶慶以西地區戰門，我敵互有進退。經陽附近地區戰況無何變化。新甯東南二面，我軍痛擊犯敵，斃傷敵頗衆，十六日晨敵一股續竄向城西北地區竄擾，被我殲滅百餘。

【中央十六日石花街電】我猛攻馬頭山，我佔領，老河口城內及雷公殿等處殘敵，我正掃蕩中。

【中央十六日安江電】寶慶以西敵十四日酉竄賽市以南地區，經我軍猛烈反擊，殘敵向西南逃竄。是役我軍擄獲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五挺，步槍百餘枝，其他戰利品正清查中。

【中央十五日安江電】一、新甯東南李竹山之敵，十四日晚犯大坑橋，另一股三百餘竄犯上窰，均被我痛擊，予以重創。二、十四日下午敵由龍口（寶慶北）西渡資水，經我軍堵擊，敵未得逞。

【中央十六日江西前線某地電】贛縣敵近不斷增援渡河，連日分向水東及茅店方面進犯。水東方面：現續在水東東北地區對戰中。茅店方面：茅店與江口圩間展開激戰。八日敵會一渡突至江口圩，午夜我已將敵擊退，克復江口圩。

晉境鄉寧我軍控制姚、師二地

敵勢動搖有潰退模樣

【中央十六日興集電】鄉寧方面，我軍自上月八日起，向師家灘，姚家嶺之敵進擊，敵遭我強大壓力，於卅一日潰竄北桑峪古城原一帶，我當進擊姚家嶺、師家灘已在我控制下，敵勢動搖，有全部敗退模樣。

社論

戰敗日本須下重擊

在目前日本所遭遇的險惡環境，雖未至完全崩潰的程度，但已逐漸步入瓦解的最後關頭，固然日本當局在一致企圖打破難關，成立了繼續作戰內閣，可是殘酷的現實已明顯的指示着決不能挽回目前的危局，而益趨入嚴重的階段。

「敵軍已在我本土立足穩固，目前爲求帝國生存之戰略，已達最嚴重階段，如此惡況不變，則帝國之生存基礎，實將動搖」，這是敵首相鈴木登台後所作的第一次講演，是非常中肯的，因爲美軍登陸琉球無異是割斷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所以鈴木是以「決心對天皇作最後的效忠，并不顧個人之生命，領導國家推行目前之戰爭」，並鼓勵日本人民「不顧生死決心奮鬥」，「以打破日本目前所遭遇的危機」。因此，我們決可斷言日本雖在險惡環境中是會繼續作戰到底而不會中途投降的，何況東鄉外相竟大言「日本作戰並未受挫」呢！

誠如格魯所指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怎樣嚴重的一個威脅，我已一再地說明了日本作戰機構的強大，和他們的瘋狂殘酷，日本士兵的堅韌善戰」。像這次日空軍在琉球所猛烈施行的自殺性戰術，以及前次硫磺島之戰的日軍的「堅韌善戰」，實在是「瘋狂殘酷」與「死亡戀愛」的最高的表現。所以，對日的以後戰事仍是要支付浩大的代價的。

固然日本軍民是瘋狂殘酷，堅韌善戰，它究竟能抵抗多久呢？這是一個問題，也是目前國際人士所紛紛推測的問題。可是在未解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卻必須堅持無條件投降的原則，任憑戰事延長與否，我們要預備着支付浩大的代價。因爲要徹底毀滅日本的罪惡作戰機構和永久肅清它所給世界人們的威脅，才能「達到心身上的悠閑和舒適，經濟上的安全，政治上的穩定和追求歡樂的餘暇」。（格魯語）

所以，對日戰事還是不能在於很短期間內可結束的，因爲日本士兵是堅忍善戰與其作戰機構的強大，這是一。

同時，美軍如順利佔領琉球後，對日本土進攻或向中國濱海區登陸俱可由盟方統帥部隨意決定。如在中國濱海區登陸，或沿粵漢路上，或沿京滬路上，或沿隴海路上，決不只一處登陸而是多處的。所以，在沿海一帶日軍當來不及撤退而免不了要被包圍。因此日軍亦明瞭自己所處的險惡環境，但仍不示弱而自行撤退。現在沿海一帶日軍，有積極在山區內挖掘山洞囤積供應品而作困守與打游擊的準備，這就是戰事不能很快結束而仍要我們支付更大代價的說明。這是二。

更因日本作戰機構的重心已向朝鮮東三省集中，並且早就有固守華北的計劃。所以，對日決戰必定將在這一帶地點，如蘇聯不在遠東開闢第二戰場的話，這戰爭又是不會很快來結束而必須支付很大代價的。這是三。

向日大舉進攻必須在對德戰事結束以後，因爲盟方將攻歐大軍調至亞洲尙需相當時日，尤其運輸問題未全部解決前，大舉攻日的動作是無從可以施行的。因此，日寇利用這時儘力設法準備對付盟軍的攻勢而強化防禦體系，並不時在中國各戰區蠢動以圖打擊我反攻的力量，這不是無意義的。所以，對德戰事的延長，同樣也會影響了對日戰事的不容易很快結束，這是四。

然而日本眞正能持久不至於完全崩潰麼？決不，因爲日本沒有了國際盟友，雖則也有「共榮圈」內的應聲虫，然而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同時日本的交通線雖未至完全被盟軍截斷，但已感到極大的窒息。如一旦完全被截斷的話，則佔領區與日本土失去聯絡，在物資供應奇缺之下，絕不會能支持長久而不被盟軍個別擊破的。再則，日本在眼前竭力討好蘇聯，但蘇聯決不會被其媚到而不與之清算的。

日本在目前雖作殊死戰，圖拖延失敗的時間，但我們亦要作殊死的進攻才能加速獲得全般勝利的時間，所以，我們在目前切不要期待勝利，却要支付更大的代價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換言之，日本能抵抗多久問題，全由我們能否支付更大的代價來決定。

西綫德軍大規模投降 俘虜人數達最高紀錄
美軍攻入紐倫堡會師柏林西南

【中央十七日渝電】美第三軍路透社隨軍記者十六日電：魯爾袋形陣地內之德軍，每日平均有四萬五千人投降，致發生嚴重之食物供應問題，美軍現以擴音器向袋形陣地殘餘德軍廣播，促其投降，俘虜營已開始設置，以解除運輸上之困難，德西綫集團軍總司令華德爾，可能在此袋形陣地內，盟軍正實迅速將其捕獲。

【路透社十七日隨荷境加軍記者電】德軍已決堤，須德海之水淹沒希爾薩以北之低地。

【路透十七日巴黎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電】總部公報稱：十六日另有盟軍八萬六千人投降，盟軍兩日來共獲得降軍十五萬四千人，此係此次戰爭中最大規模之投降，盟方裝甲縱自阿勃河陣地突圍而出，推進廿五英里，易北河西岸自威吞堡至易北河聯接處，除少數小袋形區外，均在盟軍掌握中，復有盟方裝甲部前進廿三英里，將抵鄧尼茲以北之地區，法國西海岸之洛安，在盟軍掌握中，盟軍正掃蕩阿爾队斯島之敵軍。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法新聞處巴黎十六日電：荷境加第一軍今日已包圍外埃姆敦以西廿七英里之哥尼宵很。

【中央十七日渝電】歐洲盟國遠征軍總部十六日電：總部公報稱：盟軍於十四日在西綫俘敵八萬七千餘人，打破已往紀錄，此數較前次軸心最大崩潰（三年前之突尼西亞戰役中）每日俘敵之最高紀錄大四倍，幾與蘇軍於史達林格勒殲滅戰中一週餘敵之數相等，盟軍已完全肅清安亨之敵軍，推進至第倫、里汁姆以北阿勃河之地區，盟軍在四英里前線之敵堅決抵抗，盟方裝甲部隊已佔領西霍滌附近，易北河西岸之敵已告肅清，盟軍自北面及南面推進，在威特會師，將魯爾袋形區分隔為二。

【路透社十六日美第七軍隨軍記者電】納粹中心城市紐倫堡今夜被美第七軍攻入，紐倫堡最近曾被德國用為訓練坦甲及裝甲車之處，美軍對該城之進攻，係於十四日夜開始。

【合衆十六日巴黎電】美第一軍坦克與步兵後備隊，向北前進，俾參與柏林之戰，同時該軍已與採取大規模攻勢突破德前線中部之第三軍取得聯絡，第一與第三軍以合力進攻期與東綫之蘇軍會師，距蘇軍陵近之第三軍，可能已越過捷克邊境，第一軍已越過來比錫某點，現距蘇軍不及八十英里，同時向北推進之第一軍另部，已與第九軍在柏林西南五十四英里考機附近易北河會師，該兩軍會師後，於該地以西哈茲山包圍，數以千計之德軍，迂迴魯爾袋形地帶之德軍防綫，已告瓦解，該地德軍團長已投降。

【合衆社十六日隨加拿大第一軍記者電】荷蘭北部最大城市哥尼宵根之德駐軍，經過廿四小時激戰後，已於今日正午正式舉行投降儀式，荷蘭北部實際上已完全解放矣。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來比錫以南廿英里之阿爾鈕堡之市長，已違反希姆來宣佈德軍不准開城投敵之命令，希姆萊之命令稱：德國城市均不准開城迎敵，任何官吏違反此項命令，即予槍決。

【路透十六日紐約電】據中立國方面巴黎廣播：記者消息：艾森豪威爾元帥本日表示，在德國完全被佔領及其各種抵抗，與軍隊全部被擊潰之前，決無勝利之日。

五強外長會議 可能於本週舉行
莫洛托夫出席舊金山會議 已給予倫敦官方甚大滿意

【合衆十六日華盛頓電】五強外長會議，可能於本週在此舉行，波蘭問題可望於會議中解決。

【中央十六日倫敦專電】昨日一由華盛頓，一由倫敦發出之兩項聲明，已使此對廿五日所召開之舊金山會議或有新目的可言，感覺史達林元帥之接受杜魯門總統邀請，派遣莫洛托夫參加舊金山會議，此可認為係一「好消息」，已給予倫敦官方以甚大滿意。在過去兩週內，一般均覺莫洛托夫不參加會議，卽表示蘇聯對新世界安全機構缺乏熱心。史達林元帥最後改變意見，卽說明會議將在更有利之空氣中舉行，此一新消息所以為人歡迎者，更有以上之外之理由，卽莫洛托夫來美可使五強外長於舊金山會議中或閉會後討論其他問題，與莫斯科宣佈是項消息同時俱來之聲明，一般解釋為雅爾達會議所期待造成之新波蘭政府，有成功之可能，此即指波蘭臨時政府進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

【中央十六日華盛頓電】據悉：預定於上週召開討論領土及委任統治地問題之五強國會議。業已延期，該會是否能於舊金山會議開幕前在此開舉行尚未可必，然當聯合國會議開幕時，必將在舊金山舉行該項討論。

【合衆十六日倫敦電】澳外長伊瓦特，今日在無線電中廣播稱：吾人之赴舊金山可確切期望羅斯福總統之精神，將指導吾人。啟集雖死猶生，伊瓦特又稱：世界能順利工作，然日本必須被擊潰屈服。關於此創造國際合作制度之第二次機會，且僅僅計劃安全，猶嫌未足。經濟及社會因素，必須顧及。因貧窮與失望，為對和平惡之威脅。

烽火佳話
澳女郎與美士兵 結婚者達數千人

【美國新聞處墨爾鉢電】墨爾鉢廣播稱：美國士兵與澳籍女郎結婚者，為數已達數千人，因之請求准予澳籍新娘進入美境者，大見增加。廣播稱：據政府發言人估計，一千二百美國士兵之妻，三百兒女已領得護照，現正候輪前往美國，其他數百人亦已啓程，發言人并謂：美籍士兵之妻，留澳者仍有五千名左右，此外有未婚妻五千至一萬人云。

希姆萊控制慕尼黑 防阻國防軍投降

【中央十六日日內瓦專電】十五日此間謠傳德國防軍卽將投降，據本日所悉，此一企圖已為希姆萊所阻，希氏以武力佔領德國臨時首都慕尼黑之德軍總部，戈林與勃勞齊區兩元帥均被捕。

波流亡政府發表聲明

【中央十六日倫敦電】倫敦之波流亡政府今夜聲明以前被邀與蘇聯代表會談後，卽以「失蹤」聞之波蘭地方組織領袖曾獲允來英。據稱：波方領袖於三月廿八日啓程與蘇代表會談前，並獲准許往訪倫敦，且此准許又本為蘇聯所給予，聲明中未涉及以前之傳聞。僞稱：此等為失蹤之政治家，無論處何環境，均無自由決斷之保證，該聲明中力主渠等往訪倫敦之目的，係決定關於解決蘇波爭議及如何使波蘭內政正常所應採之步驟等問題，該聲明同時譴責農民黨領袖米洛拉茲柯，認為不該接受雅爾達決定，蓋此等決定會更加強與會者之立場，而使失蹤之波蘭政治家所作保衛波蘭眞正利益之努力，更為困難，按前傳波政治家確係失蹤，惟蘇方對此毫無表示。

川公路管理局 調整各線票價

【中央十六日成都電】四川公路管理局，首次局務會議，議決十六日起，調整各線票價，普通班客車，每座每公里廿二元五角六分，（成渝票價一萬零一百五十五元）快車附加費每座每公里十元零五角，（成渝全綫票價一萬四千五百十九元五角）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一元九角二分，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二元五角。

英外相艾登 會見杜魯門

【路透十六日華盛頓電】英外相艾登，今晨於會見杜魯門總統，在總統赴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之前，艾登由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陪往，國務卿與新總統會商半小時。

美魯克機場將校七人 訓練我飛行員有功
我政府特頒贈勳章

【中央十六日渝電】據美新聞處電：魯克機場十五日電：美國西部飛行訓練總隊部，今日有將官一人與上校七名，接受中國政府為彼等訓練中國飛行員之功績而頒發之勳章，上列勳章，由毛邦初少將代表蔣委員長授予。

蘇波關係及戰局演說 邱相決延期發表
因三國外長將商討是項問題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邱吉爾首相，本日在下院宣佈：渠所預定在十七日發表關於蘇波關係及戰局之演說，決延期發表，據稱：余認為此非辯論蘇波問題或戰局之良好機會，此事如與一般事態并無實際相形見拙，自此計劃擬定後，世界局勢已有重大之變更，同時目前蘇英美三國外長，亦將獲得機會相晤，是誠吾人雖開雅爾達後所極要一事。在雅爾達會議中，吾人曾經討論而未得圓滿結果之諸問題，此次足可有所進展，故余不願再舉行辯論，以其將有礙此種進展也。

蘇軍百萬人總攻柏林 突破奧得納西河陣地
希特勒呼籲三軍背城借一

【合衆十七日倫敦電】據交換通訊社所傳巴黎方面不可靠之廣播消息稱：前進之盟軍及蘇軍，已在易北河流域會師。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柏林訊：德外交部發言人稱：蘇軍由奧得河向柏林發動之攻勢，逐時加劇，[illegible]所持林以西蘇軍已在距柏林市八英里之塞勞等地某兩處獲得立足點，但經德軍反攻後，[illegible]退，蘇軍作戰中心乃在庫斯特林以西法蘭克福南，及芮茌（柏林東北卅一英里）四週。

【合衆十七日紐約電】柏林方面蘇軍三軍總數，至少一百萬人，向柏林發動攻勢，進抵離城十七英里之地，深入奧得、納西兩河上之德軍防綫。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今夜德新聞社稱：奧得河一帶自蘇軍開始新攻勢後，柏林已可聞蘇軍的炮聲，蘇軍在法蘭克福附近向柏林開始全面攻勢，今日拂曉前史達林元帥久所期望與西綫盟軍會師之總攻勢已開始，並於前綫南伸展地帶某據點，予德軍重大打擊，蘇軍最初於庫斯特林以北至法蘭克福以南之中部，開始進攻，其次於柏林東南七十英里之內奈河發動攻勢。

【合衆十六日倫敦電】據柏林廣播，蘇坦克車六十輛，已在羅滕堡渡過內奈河，其地在柯利茲北十三英里，特萊斯登東北五十英里。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路透社軍事記者稱：根據德國方面消息：蘇軍現全力攻柏林。與德累斯頓間之德軍主力集結地區，尚未進攻柏林，又據德方報道，蘇軍現在柯提布斯東南十五英里之福斯特發動主力攻勢，蘇軍距西方面巴頓之裝甲部隊，尚不足九英里，因是盟軍可能於七二小時內在柏林以南會師，惟迄今柏林方面尚未稱柏林以北奧得河上之蘇軍有何動作，羅科索夫斯基將軍自肅清北普後，卽以大軍駐屯該地。

【合衆十六日倫敦電】柏林廣播電，蘇軍已佔領庫斯特林西南九英里之薩克森道夫，距柏林卅英里，蘇軍刻自薩克森道夫向柏林以東廿八英里之杜及林推進。

【美第一軍路透社隨軍記者十六日電】蘇軍閘街下之德軍五師，有一部士兵及將領五人，今日投降，包圍圈現已縮小不及以前十分。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希特勒以受東綫之威脅，已於本夜採取非常步驟，值茲蘇軍沿奧得河畔二百英里前綫開始發動新攻勢，砲聲震撼柏林之際，希特勒頒佈手令，飭請士兵立即逮捕決定退卻之軍人，必要時予以就地槍決，不論其於軍中之官階如何，據稱：撤離陣地之部隊，與留守城中不畏轟炸恐怖之婦孺相比，豈不慚愧，德國全國人民均盼其本國軍人，特其堅定強悍而能遏蘇聯佈爾塞維克主義於一片血海之中，蘇聯企圖侵略德國，並殺害我國人民，現在前綫作戰之我軍士兵，均知蘇聯已準備種種殺害計劃，準備施諸於我全體德國婦人少女及幼童老人中，小孩將遭毒殺，婦人及少女亦將受其姦殺，亦如對待獸畜之娼妓然，其餘德人則將被其載往西伯利亞，吾人於一月間即竭盡全力，建立強固戰綫，蘇軍遭遇我大量增援之強大砲兵實力之攻擊，我軍已因狙擊隊後備軍之加入，而實力頻增，時至今日，布爾[illegible]維克主義將重受其必將於[illegible]首都門前流血之亞洲舊日命運，此時不盡職責之官兵，乃我人民之叛徒，但今後我東線官兵，如能克盡職守，蘇軍攻勢卽將崩潰，亦如西綫敵軍進攻之失敗然，我師團中有部隊擅離陣地行為者，實屬卑劣之至，此等敗類，有何顏見留居城中忍受轟炸恐怖之婦女兒童，余警告諸君，特別注意，彼等為領受蘇方薪給者，甚至敵軍來臨而將掉轉槍口向我進擊，相信今後仍為德國首都維也納亦將重為德國之城市，歐洲將永不為蘇聯掌有，我三軍官兵，請同心保證，不僅保衛其今日，且亦保衛今日德國命運及前途。

英美蘇空軍 在德境上空相會
並予地面部隊掩護

【路透十六日倫敦電】英機今晨自[illegible]捷克，轟炸斯科達大兵工廠所在地比爾森，德南部之赫溫多夫。

【路透十七日倫敦電】英美蘇空軍昨夜在柏林附近上空互致慶祝，旋卽與德方弗克武夫式機一批遭遇，當擊落其六架，創其數架，英機無損失。

【中央十七日渝電】美新聞處倫敦十六日電：此間訊：美蘇空軍曾於德境上空首次相會，並予地面部隊戰術上掩護。

【中央十七日渝電】據美新聞處倫敦十六日電，盟軍戰鬥機本日出襲時，至少擊毀敵機八百四十二架，此為一日內對敵空軍最大之一次打擊，歐洲美戰略航空隊總司令史巴茲本日特發手令稱：「對德空中戰略作戰，已勝利結束」。

行政院舉行例會

【中央十七日渝電】行政院十七日開第六九四次會議，各部會署長官均出席，除外交事報告外，決議各案摘錄如下：

決議各案

一、糧食部呈擬該部田賦署組織法草案請核定案，決議：修正通過，送立法院審議。二、財政部擬修正貨物統稅條例條文案，決議修正通過：送立法院審議。三、經濟部呈擬戰時營利法人內遷登記條例草案請核定案，決議通過；送立法院審議。四、教育部呈擬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請核定案，決議修正通過；送立法院審議。五、教育部呈擬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決定案，決議修正通過；送立法院審議。六、司法行政部呈擬高等法院開庭審判條例草案請核定案，決議通過；送立法院審議。七、交通部呈送該部交通技術標準委員會組織規程請核定案，決議通過。八、戰時生產局呈擬該局進口日用品購買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請核定案，決議修正通過。九、社會部呈請撥發該部重慶實驗救濟院及重慶習藝所生產基金案，決議通過。十、福建省政府電請撥發學籍戰區遷閩學校員工及難民救濟費案，決議通過。十一、江蘇省政府呈請褒卹該省豐縣縣政府故祕書董婦娛案，決議由行政院明令褒揚。

任免事項

任免事項決議案：一、福建省政府委員張開英呈請辭職，應予免職，遺缺任命張德鍾繼任。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李崇年另有任用，應免本兼各職；委員兼建設廳廳長陳慶瑜應免兼職，任命陳慶瑜兼該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凡武為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三、任命凌純聲為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長。

時人行蹤

【中央十七日渝電】于斌主教已於十七日十一時乘機抵渝，轉印赴美，祕書許君遠、張更生隨行，于氏此行係從事國民外交活動，又聞于氏並將由美轉赴英法等地一行。

【中央十七日重慶電】新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徐道鄰，十七日晨到院視事。

【倫敦十六日電】蒙巴頓夫人本日飛抵英國。

【重慶十六日電】出席舊金山會議第一批團員，已有董必武等六人，本日離此赴美。

【昆明十六日電】青年遠征軍，廿師師長方先覺已辭去師長職務，由羅又倫繼任，方氏將赴黔就任某新職。

明日為寧波淪陷四週年
六區專員等聯合舉行紀念儀式 同時並追悼陣亡將士殉職員警

【浙東某地訊】六區專員公署，寧波警察總隊部為紀念「四一九」寧波淪陷四周年，特定於是日在某地聯合舉行紀念儀式，並追悼陣亡將士，殉職員警云。（新潮社）

【寧海訊】三民主義青年團鄞縣分團舉辦之齊民杯籃球比賽，定四月十九日上午八時假寧海某地舉行「四一九」紀念，開會時由俞兼分團長親自頒贈獎品，凡已參加之十五球隊，指派代表前往領獎云。（鄞青社）

蘇真理報撰文駁斥 紅星報記者艾倫堡
稱蘇聯不欲摧毀日耳曼民族

【中央十四日莫斯科專電】紅星報本月十一日刊載其記者艾倫堡之論文一篇，謂所謂德國者，卽其全體人民應對希特勒罪行負責任，除此以外，別無德國，眞理報今日刊載一文駁斥其說，再度聲明蘇聯並不擬摧毀整個日耳曼民族，該文並引戈培爾及其他諸人之演說，以證明德國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其人民對作戰與各種行動之目的，均互有差別，有忠於法西斯主義而戰者，亦有不願戰者，軍民如此，士兵軍官亦莫不然，東手被俘，士兵軍官廿願放下武裝，此所以德國領袖皆大聲疾呼主張團結，且以種種[illegible]之宣傳，謂盟軍企圖摧毀整個之日耳曼民族，藉圖提高民氣，然終亦徒勞無功，關於以大部分德軍調至東綫一節，而削弱西綫之兵力，紅星報記者謂係由於在蘇聯領土內所犯種種罪行須償血債，眞理報作者則謂此不獨由於恐懼，亦係希特勒黨徒在軍事與政治上所常使用挑撥技倆，度其目的，無非離間盟國，破壞其對方陣營中之團結，紅星報記者艾倫堡在國內外頗負時譽，所言大足左右國際視聽，今日眞理報大加批評，不獨可以說明蘇聯之眞正態度，且對德方之挑撥技倆，亦為一大打擊也。

義境波倫亞以南 美軍獲得進展

【路透十六日義境盟軍總部電】第五軍於波倫亞以南進攻，於德軍劇烈抵抗中，獲致進展，更西我軍攻佔蘇爾山及皮羅特於堅強抵抗中挺進，該軍部隊於海岸區已達喀斯特拉納山，美第八軍及英軍於科馬齊阿湖獲致進展，現距德軍主要城市阿爾堅塔不及一英里，美第八軍本日攻勢擴大，並加強西拉諾之橋頭陣地。

達拉第等被德拘留集中營中

【合衆十五日倫敦電】法廣播稱：前法總理達拉第，及法抗德領袖布魯姆，均被德方暫時拘留於布肯瓦德集中營。

緬境第十四軍 攻抵木威喬
我軍進攻辛古北郊

【路透十七日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電】本日公報稱：第十四軍已抵距密鐵山塘以西八英里柏科克以南卅七英里之木威喬。公報又稱：我軍又攻進伊洛瓦底江東岸柏科古西南卅一英里辛古之北郊。

省會舉行民意座談會
黃主席聽取民情

【省訊】浙江省民政廳，浙江省臨時參議會，以各縣出席全省代表大會代表中，頗多現任各該縣參議會正副議長，參議員，或祕[illegible]，特乘便會同邀敍，既取民情，又可以交換意見，是項民意座談會，於十七日上午八時，在社會服務處舉行，到會者四十餘人，各縣參議員之在[illegible]者，亦被邀參加，濟濟一堂，[illegible]會談由阮廳長主席，余副議長紹宋[illegible]說明座談會要旨後，[illegible]

黃主席綜合解答

黃主席聆各縣參議員發言後，起立作綜合解答，謂：人民痛苦，卽首席（黃主席自稱）痛苦，[illegible]

天台法網裏的一羣

【新潮社天台分社訊】一、本縣祥和鄉上塔人楊承暄，於上年十二月間途過龍山鄉客商洪修已，卽將其所帶貨物刼去，并用短柱猛擊，洪被擊斃命，該案已經天台地院人贓併獲，判處死刑，照例送由最高法院分庭覆判中。

二、本縣國民兵團後備隊分隊長，於本年一月間奉派赴前山鄉第十五保保長龐秀山家催送受訓團兵一名，藉勢勒索，并綑縛鄰女龐荷香，又將煮飯之鄰婦龐吳氏毆逐，以致落水淹斃，該案經由地院判處徒刑，確定執行。

三、又港南鄉靈溪人裘興秋，曾任×縱隊大隊長，免職後，仍改冒大隊長名義，持槍率帶無知愚民，在港南嶺里各鄉有所活動，經人民舉發獲送，業由地院檢察處提起公訴。

四、後備隊中隊長龍澄，分隊長褚士杰，於本年二月間勒索天宮鄉十一保丁趙梓法幣二萬元，褚克元法幣九千八百元，經保安第×團調查屬實，亦經地院將被告拘獲發押，業於提起公訴。

前綫文藝

第二二期

『表演』

匈牙利　愛爾道尼

大約在一千年之前，有一小隊騎兵到了聖加倫的修道院。他們是匈牙利人。修道士們那時得先逃走了。

修道院里，只剩了一個昏頭昏腦的修道士。他固執地留在那里。他說：我不和你們同走，除非你們給我今年做鞋子的皮！而那些人却因此當心他們自己身上的皮。

這些匈牙利人在那里吃，喝，尋快樂。連這修道士，他們也很好地款待，甚至於使他終身渴念着匈牙利人。

根據這修道士的記錄，我們知道了那些匈牙利人並不殘忍，他們也並不狂吠，簡直是很仁愛的，良善的人，他們雖然很嚴重，却喜歡說笑；他們愛好酒，愛玩笑；也愛角力；服從他們的長官，對于他們的先人也很尊敬。

而且在聖加倫的手鈔本中，還有一點關於他們的有趣的記事——短短的而且模糊的記事。但是很容易將牠補充起來。

他們正在修道院的院落里坐着烤火的時候，有一個匈牙利人說道：

「呼，那個塔多麼高啊。」

「幾乎碰着天了。」別的一個回答。

「塔尖上那個燦亮的是什麼呢？」

「那是一隻鳥兒。也許還是金子的呢。」

「是啊，牠飛得這麼高！」

「對了！但並不是牠自己的翅膀。」

「誰能夠上去拿來，那就是勇士！」

「並不希奇。」

「如果你能夠，那麼去拿去。」

「我一定可以拿來！」

「我不大相信！」

「我表演給你看好嗎？」

他馬上去了。吐了口唾沫在自己的手掌里。這事件很使在下面的人們高興：他們注意地望着這爬上去的人的每一個動作。

○　○　○

第一次下雪的時候的紡紗的工作開始了。今年，福多爾家里也有了紡紗的地方。一到天黑了下來，我就看見向那里走去的姑娘們，其後是青年們。

一天晚上，我也到了那里。

「你們管自己尋快樂，只當我不在這兒。」我坐下了之後說，「我正要來看看，你們是怎樣尋快樂的。」

大約有八個姑娘在紡紗房里，同了五個青年，茵勁・克維也在這里。桌子上點着油蠟燭。有幾次，蠟燭的火燄長了起來，就照亮了那張塗銀的，塗着鬱金香花的，在坟頭休息的耶穌基督的聖像。

「現在你可以講故事了，」福多爾叔叔，大約有五個聲音同時說着。

自然，老年人知道更多的故事也更美的故事，但是知識[illegible]出他們要故事的性情來。因爲我在那里，福多爾先生就更其由他們要求去。然而終於他只得讓步了。

「如果這位先生喜歡的話，」他最後說了，摸一下他的鬍子，「我就講一個。」

他坐在桌子邊，默默地對那枝蠟燭坐了一分鐘。後來他搖着頭，咳嗽着，開始了。

於是，不是「以前有一處」，就是「以前沒有……」。

這是每一個故事的開始。縱使在亞洲的人，講聖司提反（二）故事的人，講阿堤拉（一）故事的人，一切時代的講故事的人都只能如此開始。然而大家都注意了。青年們圍繞着桌子，姑娘們圍着火爐。[illegible]歲的滂第・蒲路茲，最靠近那個講故事的，因了很大的注意，連他的小嘴也張開了。有幾個姑娘，只有眼睛從黑暗里閃出光來。

安特烈・福多爾很希奇地描寫着樹：在王宮的院落里有一棵蘋果樹，蘋果樹之上是一棵梨子樹，梨子樹之上是一棵梅子樹，總而言之，凡是安特烈・福多爾叔叔記得起名字來的一切樹，都一棵一棵地來了——這些聽衆幾乎等不及牠的結束。

最上面的一棵樹是高高的白楊樹。

「唔，」安特烈・福多爾叔叔講下去道，「到了國王的女兒可以結婚的年紀，他們要嫁給這一個，嫁給那一個的時候，她自己却說，她願意嫁的人，就是能夠替她去取那株碰着天的樹上最高枝條的。」

在紡紗房里，眼睛都驚奇得張開了。安特烈・福多爾用煙管做手勢說着，大家都來了，一個又一個地爬上去；太子和王子和公子，但是都不成功。最後來了一個年青的牧猪奴，說他願意爬上去。公主說：「好」。

然而這牧猪奴却比別的人聰明，他放了五十枚釘在袋子里。

「好，藍眼睛的公主啊，」他對自己說着，「你就要是我的了。」

茵勁・克維唔地里向罷提・福多爾微微笑着。

這牧猪奴好幾次疲倦了，他就釘一枚釘在樹上，也在釘上休息一下。

假如居然用五十枚釘結束了這故事，那麼這故事也就不成其爲故事了。到了第五十枚釘之後，尋到了一間小屋，屋子里有一個很老的女人，老得簡直連她的臉也像苦蘚一樣了。

「你真運氣，你叫我奶奶」老太婆說，「不然到了早晨連你的骨頭也不會剩下了」

安特烈・福多爾說明了，那老太婆有一個吃人的兒子，他晚上回家來了，踏着可怕的足步，透着大聲的鼻息，他張牙露齒地嗅着隨生的人氣。好，牧猪奴却得了救；那老太婆救了他，讓他睡在擱樓的牀上。這牧猪奴謝謝她的好心，又求討了五十枚釘。到了晚上，釘用完了，他看見了一個村子。村子里只住着狗臭的韃靼。但是他也從他們之中救出了自己，而且又得到下五十枚釘，晚上，他到了一處城市，這是普通的城市。那里也有一位公主。這牧猪奴和那公主忽而很相愛了；——這些聽衆都默默地贊成道，——他們簡直還結了婚，半個王國歸了他們，牧猪奴就做了國王。

這時有一個綫團滾下了。青年們立刻跑去抓牠，却已經在茵勁・克維的手里了。茵勁・克維紅了臉，向我睞眼。

「我說過：只當我不在這兒！」

收回綫團去，就還用接吻作爲報答。罷提很怕羞，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在綫團的交易中，這故事停了一會兒。兩人都因此臉很紅了。

其時，安特烈・福多爾裝滿了他的煙斗。後來他再繼續下去。

一年之後，這牧猪奴國王忽而記起了，他是怎麼落在這樣大的幸福中的？他想着了什麼，就對他的妻說道：

「聽着，妻啊，給我五十枚釘。」

「你要釘幹嗎？」王后問。

「不爲別的，」國王回答。「我要去取那一株樹上最高的枝條。唔，倒不是爲了我還想下面王國里的公主——她實在不比你美，也不比你好，不過爲了我要表演給她看，我是能夠取這樹枝的。」

安特烈・福多爾說着這，拍拍他的胸膛。這故事很使青年們和姑娘們喜歡，大家以爲不錯而且正當，如果這故事中的英雄「表演了」。

（一）阿提拉：匈奴王，約自西元四〇六至四五三。蹂躪了大部份的歐洲，稱爲「上帝的災禍」。

（二）聖司提反：基督教的第一個殉教者，見「新約，使徒行傳」第七章。

格查・愛爾道尼，匈牙利小說家，一八六三至一九二三。他的小說的主題是鄉村及其形形色色的生活。他精練地將鄉村中的人物安放在他生活着的自然的多樣的背景上。他的歷史小說獲得很大的成功。本篇自世界語本的作者的兩個短篇「兩金蟲，表演」譯來，原爲作者的短篇集「鄉村教師雜記」之一。

孫用譯并記。

老爺還鄉

英國C・迭更司作　許天虹譯

（譯者附言：這是迭更司的名著「雙城記」第二卷第八章，描述着法國大革命前一般農民的困苦狀況。「雙城記」一本來早已由我全部譯好，且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排好，連紙版都打好了；但因紙張和印刷費漲價，以及別的關係，致迄今尚未印行。這一章也曾單獨發表在某一「文藝叢刊」上，但排印得錯誤很多，使讀者難以看到原文的真相；故再加以修正，發表於此。）

一片美麗的山水，穀物燦爛於其中，但並不豐盛。一片片稀疏的稞麥代替着小麥的地位，還有一片片稀疏的豌豆和大豆，一片片最粗糙的小麥代用品。那沒有[illegible]的自然界，正如那些耕種那地的男女一樣，似乎不顧[illegible]蓬勃勃地發榮滋長——只是沮喪地[illegible]死下[illegible]。

侯爵老爺[illegible]的馬車裏，由四匹驛馬[illegible]，[illegible]峻的小山。侯爵老爺臉上的紅暈，並非在[illegible]的高等的教養（註一）；這並非由內部發出來，它是由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一種外界情形——落日——所引起的。

（註一）：因爲他的車子曾在途中軋死了一個孩子——譯者。

當馬車爬到山頂時，落日燦爛奪目地射入車內，使車中人沉浸在紅光中。「它立刻就會消滅的，」侯爵老爺望着他的兩手說。

真的，本已很低的太陽就在這時沉下去了。當車夫裝上了笨重的「制輪套」，馬車在一陣塵土中帶着灰燼的氣味滾下山去時，那些紅光很快地消失了；太陽和侯爵同時下山，當「制輪套」被撤去時，紅光已一點不剩了。

剩下來的是一片開闊的，起伏不平的原野：山腳邊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再過去是一大片平壤和一帶高地，其中有一座教堂的鐘樓，一座風車，一個打獵的森林，和一座懸崖，崖上有一用作監獄的堡壘。侯爵以一個行近家鄉者的神情，環顧着這一切在暮色中逐漸模糊下去的景物。

村裏有一條竪腳的街道，有一竪腳的釀酒所、一竪腳的硝皮作、一竪腳的酒館、一竪腳的掉換驛馬的廄所、一竪腳的水坑——一切設備都是照例的竪腳。村裏的人也很竪腳。大家都很窮，有不少人正坐在門口，切節省下來的葱蒜之類，以供佐膳；同時有許多人在水坑邊洗滌各種葉子、草類，以及地上所產的其他可供充腹的這類小東西。說明他們所以如此窮苦的原由，也並不難找：村裏的石碑上鄭重地刻着，應付多少捐稅給國家，多少[illegible]給教會，應付多少[illegible]，多少地方稅，那兒應付多少[illegible]，怎麼還有什麼村莊留着沒有被吞沒。

可以看到的兒童很少，狗一只也沒有。至於那些成年的男女，他們在塵世上的前途不外這兩種——要末以維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方式生活於山下的小村中，要末被幽禁且死亡於山上的巍峨的監獄裏。

由一前驅的當差和馬鞭的暴怒的拆裂聲預先通報着，侯爵老爺坐着馬車來到了驛站的門口。這兒離水坑很近，那些農民都停止了工作，跑過來看他。侯爵老爺也看着他們，看出他們的臉和身體都在逐漸地消瘦下去——這種情形使英國人在事實消滅了幾已百年的時候，仍舊迷信一般法國人是羸瘦的。

侯爵老爺眼望着那些馴順的臉孔，它們在他之前俯下去了，正如他的臉自在朝廷上的老爺之前俯下去一般——唯一的區別是，這些臉並非僅爲求寵而俯下去的，而只是爲了忍受吧了。這時有一個灰色的修路工人來到了人叢中。

「把那個人帶過來！」侯爵對當差說。

那個人被帶了過來，帽子拿在手裏，其他的人都圍攏來觀看傾聽，正像巴黎水坑邊的那些人一樣。

「我在路上遇見過你嗎？」

「正是，老爺，我有幸在路上遇見你。」

「在山上時，和山頂上，兩次？」

「正是，老爺。」

「你那樣瞪着眼睛看着什麼？」

「我看那個人，老爺。」

他稍稍彎着身子，用他那破爛的帽子指點着馬車底下。他那一羣人都彎身下去望着車下。

「什麼人，猪玀？爲什麼望着車下呢？」

「對不起，老爺；他吊在那制輪套的鏈條上。」

「誰？」侯爵問。

「那個人，老爺。」

「見鬼的這些傻子！他叫什麼名字？你認識這一帶地方所有的人的。他是哪一個？」

「老爺，恕罪！他不是這一帶地方的人。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他。」

「吊在鏈條上？要吊死嗎？」

「請容我說，這就是莫明其妙的一點，老爺。他的頭這樣倒掛着——！」

他轉身跑到馬車旁邊，向後仰着，臉朝着天，頭倒掛着；於是恢復了原狀，摸索着他的帽子，鞠了一躬。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老爺，他比那磨坊老板還要白。全身塵土，白得像一個鬼怪，高大得像一個鬼怪！」

這番描寫引起了那一小羣人的極大興趣；但是他們並不交換眼色，却都望着侯爵老爺。也許是要看出來，他的良心上有沒有什麼鬼怪。

「你做得真好，」侯爵說道，欣幸這種匪徒不能擾亂他的方寸的——「你看到一個竊賊吊在我的車上，却不張開你那張臭嘴來。哼！提開他，嘉培爾先生！」

嘉培爾先生是驛站的驛站長兼收稅的官吏；他早已必恭必敬地跑出來協助這場審訊，照着官派拉住了受審者的衣袖。

「呸！跑開！」嘉培爾先生說。

「如果那個陌生人今夜到你村裏來借宿，你必須抓住他，並且查明他的來路，嘉培爾。」

「老爺，命我効勞，不勝榮幸。」

「他逃走了嗎，傻子？——唔，那該死的人到哪裏去了？」

那該死的人已跟他的半打左右好朋友爬到了車下去，用他的藍帽子指點着那根鏈條。另有半打左右好朋友連忙把他拉出來，氣喘吁吁地送他到侯爵老爺面前。

「那個人逃走了嗎，獃子，當我們停下來裝制輪套的時候？」

「老爺，他從山坡上撲身下去，頭向下，好像一個人跳到河裏去似的。」（註二）

（註二）：這人其實是那個被軋死的孩子的父親，這樣追隨到鄉下來，當夜把侯爵刺死的——譯者。

馬車怒駛出村，駛上了前面的高地，不久它的速度，就爲小山的陡峻約束住了。這逐漸變成了一種緩步，搖搖擺擺地在夏夜的種種香氣中間慢慢爬上山去。被成千飄遊的蚊蚋團團繞着的車夫，悄悄地把他們的憤怒轉嫁在他們的鞭子上；那個僕役跟那些馬並肩走着；那前驅的當差在蓬蓬地疾走入朦朧的遠處。

在山上最險峻的地點，有一塊小小的坟場，上面竪着一個十字架，架上有一個新的我們的「救主」之像；那是某一個沒有經驗的鄉下雕刻匠用木頭來雕成的，但他是照活人——也許是他自己——雕成的，所以消瘦得可怕。

對着這極大的受難的象徵，一個婦人正長跪着。當馬車駛到她近處時，她連忙旋轉頭來，站起身奔到車門旁邊。

「原來是你，老爺！老爺，請願。」

老爺發出了一聲不耐煩的喊聲來，可是臉色絲毫不變，望着車外說道：

「怎麼？什麼？老是請願！」

「老爺。請看無所不愛的上帝面上！我的丈夫，——管森林的人。」

「你的丈夫，管森林的人，怎麼樣？你們這班人老是這樣的。他付不出什麼捐稅嗎？」

「他什麼都付清了，老爺。他死了。」

「唔！他安息了。我能把他歸還你嗎？」

「唉，不能，老爺！可是他躺在那邊的一小堆衰草底下。」

「唔？」

「老爺，一堆堆的衰草是這麼多呢！」

「怎麼，還是這話？」

她的樣子像一個老太婆，其實還年青。她的態度極其悲哀，時而狂暴地用力絞着她那雙筋骨突起的手，時而把一只手按在車門上——溫柔地，愛撫着它，彷彿它是一個人的胸膊，會感到她的哀求的撫摩似的。

「老爺，聽我說！老爺，聽我的請願！我的丈夫死於窮困；許多人死於窮困；還有許多許多人將死於窮困。」

「唔，還是這話？我能餵飽他們嗎？」

「老爺，這只有良善的上帝知道；可是我不要求這個。我的請願，要有一片刻着我丈夫的名字的石頭或木頭，放在他躺着的地方。不然，我也死於同一的病症，躺在另一堆衰草底下。以後，他這地方將立刻被人們忘却，永遠不能找到了。老爺，一堆堆的衰草是這麼多，它們增加得這麼快，窮困的人是這麼多呢。老爺！老爺！老爺！」

那個僕役已把她從車門旁邊推開了，車子輕快地疾駛而去，迅速地把她遺留在後邊；老爺又由暴怒的鞭聲陪伴，迅速地接近了那還在一二十里外的別墅。

夏夜的種種芳香瀰漫在他周圍，且像大公無私的雨點一樣，也瀰漫在不遠的水坑旁邊的那一羣佈滿塵土，衣衫襤褸的，操勞過度的人周圍；那修路者以他那不可或缺的藍帽子相助，仍在對這羣人絮述他所看到的那個像鬼怪的人。他們聽得夠了，就先後一一散去，而小窗裏有燈光閃耀起來了；當那些窗裏變成黑暗而有更多的星星現出來時，這些燈光彷彿並沒有熄滅，而是飛昇到天上去了。

這時的侯爵老爺已走入了一座高大的房子和許多倒垂的樹木的陰影中；不久他的馬車停止了，這陰影化成一片火炬的光，因爲他的別墅的大門打開來迎接他了。……

手杖

祝敔

我有一[illegible]，我彷彿得了一個朋友。

提起朋友，便我們有不少的感想。世界是由朋友做成的，所謂愛則合，恨則分。但是，眞正相好的朋友實在難得；人與人之間，引起相愛的機會少，引起衝突的到處都是。[illegible]件好像是命運給我們設下的玩笑：要好的朋友常常不能聚首，而常在一起的倒是些平淡的敷衍的，甚至有危險的朋友。我的手杖却是一個[illegible]但永久不與我分離的朋友。我因這個難得的人生樂事而喜[illegible]。

我先[illegible]手杖的來表示感謝。從上海這個大都市出來，走過許多路，經過許多曲折，到了天台這個幽靜的小城市，做我幽靜的教書生活。天台實在是個手杖之城：每逢市日，鄉人把台山深谷裏砍來的老籐老樹上街來賣，鄉人是大批大批來的，因此手杖的原胚也是大束大束出傳的；做手杖的店有好幾家，都集中於文明巷，他們以祖傳的特有藝術做出各種手杖來應市，使「天台山杖」分散到遠方每一角落，被人珍藏着；拿手杖的習慣更是普遍了，上山去玩固然手杖是不可少的伴侶，就是平常出來走走，不論是十步或十里，不論是年青或年老，不論穿文裝或武裝，都人手一根，一邊走一邊的篤篤敲着路面，好像不拿一根不足以表示天台的風俗，不足以顯示威儀，更不足以增加行路的趣味。一到天台，看見這些不可計數的手杖，便立刻想有一根；但是我不去買，我認爲在手杖的故鄉去買手杖同身在黃岩還要掏錢去買黃巖蜜橘吃一樣不合理。我等人家送來。不是因爲禮物[illegible]，而是因爲「送」是有意義的紀念[illegible]。所謂『買』不希奇，『送』才名貴，一點情意。如諺語所說：『千里送鵝毛』，等着心中的願望，果然有人把手杖送來了。我的私[illegible]達到了，我向送杖的人傾倒出我的感謝。

從此，我可以同旁的生活在天台的人一樣享受有杖者的生活；表示天台的風俗，顯示威儀，增加行路的趣味。他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像一個朋友那樣；因此，我稱手杖是我的朋友，你不應該笑我用字錯誤。

我攜了手杖出去，混在許多手杖主人中間，如我不說話，我一定被普通地認爲天台人；我攜了手杖出去，或者揮舞，或者敲着路面，或者請他在我背上休息，都使我在外表上增加一點什麼「家」——威武的軍事家，嚴肅的政治家，瀟灑的文學家，沉思的哲學家，闊氣的大商業家；我攜手杖出去，翻山用他撐，過嶺用他扶，篤篤的有節拍的歌聲使我忘了路遠，使我忘了疲憊，天台人稱他做「衛生棒」，我的多年老友，陪我到他的家鄉而不使我侷促，使我同他在一起而抬高身價；手杖如我的得意朋友，如我的忠摯朋友，用種種方法解我路上的疲乏與寂寞。

我怎能不愛我的手杖呢？

我在上海是不愛手杖的。上海只有三種人用手杖：第一種是乞丐；第二種是老頭子；第三種是外國人。我雖然窮，還不至於變成乞丐；雖然被生活逼得衰弱，還未到天然的老；而外國人，那益發沒有[illegible]。因爲我不用手杖，[illegible]也沒有這個[illegible]，有其實[illegible]之心，而不會實現。如此，對於手杖，那裏會產生愛？

現在，我愛了他，他已變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散步的時候要他，長途流浪自然要他，即使家居，每天也要把他從架上取下來換一換；靜靜的說句誇大的話：我的喜歡，至少天有一次。[illegible]是一個朋友了，得到了這樣一根手杖，你同我在一起愉快嗎？」

我應該問我的手杖，恐怕我愛他，而他不愛我，一面之愛便不足稱道。

手杖沒有回答我，猜想，他會喜歡我，因無他知光光的臉上印着微笑。

他一定會愛我！第一，我至誠地愛着他，他一定被我感動的；第二，他喜歡流浪——很像他當初給擱在店裏是煩惱的——我也喜歡流浪，道同則志合，他將爲交了我這個朋友而自慶，[illegible]他一樣。

其實，手杖給我們的最大友愛是在流浪之中，什麼環境調和，增加威風，都有點假。

那麼，讓我來講點我的手杖的流浪故事吧！

自從人家把手杖送來之後，我不會領他去玩過痛快：第一，我同他還生疏，帶他去玩沒有習慣，覺得羞羞澀澀；第二，過分地愛他，怕忘記把他帶回來；第三，工作沒有告段落，不可以隨便背上行囊流浪。我就發誓對不起他的一片情意。但是，在去年寒假，我終於領他到上海去流浪一次。我想，他會驚奇他這次上海之遊。

到上海去的路，一半步行一半坐船。步行的時候，他同着我走過許多艱長的路，陌生的村落，熱鬧的路亭，幽靜的山谷；坐船的時候，掛他在船舷旁邊，讓他看看海的波濤。旅程是遙遠的，他的光輝上，生着山中的塵土了。

到上海的時候，他也同我一樣滿面風塵了。一到家，我領他到處去玩，讓他看看人造的國際大飯店，晉架的華貴的咖啡室，——陳列着五花八門的商品的百貨公司，大都市[illegible]，他將因這些電光火熱的聲色犬馬的世界而滿足了吧？但[illegible]好奇的[illegible]而憤怒了吧？[illegible]他會看[illegible]日本兵在街上[illegible]漢奸[illegible]給他們的痛苦，如果他有靈魂[illegible]，[illegible]府的狗官們過着他們滅亡前的狂歡生活，他的心一定非常痛快；而當他看見我每日窮苦的狼狽，吃了早飯沒有中飯米，穿了褲子沒有鞋子穿的狀況，將多麼地感到欷歔。

「我不願留在這魔鬼的世界！」每當深夜，他在壁角裏似乎向我申訴。

我也好像了解他的意思似地說：

「朋友，等我把事務料理清楚後，帶你回到我們自由的國土好了！」

於是，在事務完畢之後，我又同着他向上海說了聲「再會」回來了。

沒有動身前，一個很好的朋友向我說：

「老兄，你這根司的克好得很啊！」

我知道他要向我討了，我怎麼會肯？我巧妙地說：

「這是人家送的禮物！」

「那麼，請你代我買一根好嗎？」

「好！」我欣然答應了，「只是我回上海的日子沒有一定呢！」

「那麼等戰事結束後你帶來吧！」

「當然！他們生活在自由區裏慣了的；」我指着手杖說，「在上海是要孤獨的；但是，抗戰勝利後，他們一定會歡喜到解放了的上海來作客的。」

我的手杖似乎很得意，在地上篤篤作響。

現在，我們過了許多山，又到原來的地方來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我在不久後打算到更遠的後方去流浪，他當然象我終身伴侶似地同我一起去的。我敢發誓：我流浪一天，呼吸一天，他總是伴着我的。我們永不分離。

「朋友啊，你應該保佑你的朋友行脚輕健！」

說一句話，我的朋友歪着頭在聽我的新禱的：爲什麼這樣喜歡流浪，但似乎不懂我的人的朋友是誰呢？是一枝，似乎又懂的萬年籐杖，身材與我相仿，皮包也同我一樣黃裏帶點黑。